

## 譬喻修辞格的文化解析

韩美娜<sup>①</sup>

(辽东学院师范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汉语中的譬喻修辞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体现汉文化特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这种古老的修辞格里积淀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审美倾向。本论文从喻体的选择角度入手, 抓住社会文化习俗、传统思维方式和独特审美倾向三方面阐述了譬喻修辞格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 譬喻; 修辞;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 (2015) 04-0087-04

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 将比喻称作譬喻, 并下定义: “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 文章上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sup>[1]</sup>。简而言之, 就是“借彼喻此”“依物托意”, 是运用想象力和联想力, 以具体而熟悉之物象事例, 比方说明或形容描写抽象的谈话主题。

譬喻在现代汉语里称“比喻”, 就是“打比方”, 是人们在说话、写文章时经常使用的修辞格之一, 也是一种最常见、最活泼、最有情趣的语言表达方式。比喻, 古时称作“比”“辞”。自有语言文字以来, 比喻修辞格就广泛地被运用。最早给比喻下定义的是墨子, 在《墨子·小取》中言: “辟也者, 举他物而以明之也。”<sup>[2]</sup>而后是孔子, 在《论语·雍也》中曰: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矣。”<sup>[3]</sup>到了宋代, 陈骙在《文则》中对比喻作了专门的论述: “《易》之有象, 以尽其意, 《诗》之有比, 以达其情, 文之作也, 可无喻乎?”<sup>[4]</sup>认为, 作文时必须用比喻, 强调了比喻的重要性。

不论在古代汉语中, 还是在现代汉语中, 语言的表达不仅要内容正确, 思路清晰, 而且还要文辞精彩, 富有表现力。譬喻修辞格的神奇就在于它能把比较直白、简单的语言艺术化, 使语言更生动鲜

明。德国著名语言学者缪勒认为, 比喻是人类语言中一种最有力的手段, 没有比喻, 语言的发展就不可想象。因此被广泛地运用, 如:

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君者, 舟也; 庶人者, 水也。——《荀子·王制》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陈涉世家》

旧恨江水流不尽, 新恨云山千叠。——(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徐志摩《再别康桥》

一条条长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屈塬《天路》

民心似海, 应珍惜点滴之水; 权重如山, 勿滥用半捧之土。——反腐倡廉公益广告

在日常生活中也俯拾皆是: 红心似火, 姑娘如花, 人民公仆, 钢铁长城, 书的海洋, 知识宝库, 党是太阳我是花, 老虎、苍蝇一起打……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北京外国语学院邓炎昌教授说: “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汉语中的

① 收稿日期: 2015-02-15

作者简介: 韩美娜(1970—), 女, 辽宁丹东人, 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与语言教学。

譬喻修辞格是人类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古老而又使用广泛的修辞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体现汉文化特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这种古老的修辞格里积淀着我们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审美倾向。主要表现在:

### 一、喻体的选择与社会文化习俗

语言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通过语言,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一种反映,它生动地反映了特定文化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特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通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习俗。汉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习俗反映在语言中,就是人们在运用譬喻修辞格时所选择的喻体都与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密不可分。

梅、兰、竹、菊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画家用梅、兰、竹、菊来诠释君子的清高品德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精神。梅、兰、竹、菊,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四君子”。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正是这种品质,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感物喻志的象征。这种感受,正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背景而产生的。中国人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负载了自己的一片真情,从而使花木草石脱离或拓展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引喻。

“龙”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一种象征吉祥的动物,中国人自认为是龙的传人,在汉文化里,龙代表帝王,是皇权的传统象征,是至尊至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以“龙”来作为喻体,有尊贵、神圣的意思。更有“望子成龙”之类的成语,即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有所成就。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龙”却是一种凶残肆虐的怪物,是凶残、可怕的象征,常用来比喻邪恶势力或恶人。可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使得人们对于同一喻体“龙”的褒贬也是不一致的<sup>[5]</sup>。

在汉语中“黄色”是大自然的颜色,而土地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土地之色被看作是帝王之色,倍受敬仰。黄色在古代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尊严,穿黄色的衣服也是帝王的特权,中国人也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黄色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讨厌的颜色,含有胆小、卑劣等意<sup>[6]</sup>。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社会文化习俗的一面镜子,而比喻则是其中富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的代表,比喻中所使用的喻体是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产物。只有在汉文化的特定土壤中才能孕育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喻体。

### 二、喻体的选择与传统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心理底层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民族结构的重要标志。思维方式贯穿于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把握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民族的内在心理特质。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具特色、辉煌灿烂,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学者们大致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分为两大类:传统直观性思维和整体模糊性思维<sup>[7]</sup>。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着语言的表达。譬喻修辞格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独特的风格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易经·系辞下》曾记载了中华民族文化初生之时直观性思维特征:“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8]</sup>阴阳学家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直观性事物,来推演宇宙大化的周流与变更,涵盖天地万物的相生相克也是直观性思维。孔子、老子、庄子等人都是靠直观观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人生和万物的哲学道理。《论语》中,孔子悟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sup>[3]</sup>的道理,意思是人世间一切的消逝就像孔子所看的流水一样,昼夜不停息。古人强调物我合一的境界,其实那是一种物我关照,是直观性思维的一种结果。这种直观

性的思维影响了譬喻喻体的选择。

直观性思维就是要把那些“无形”的东西变为可知可见的“有形”的东西，或者把世界上还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想象出来和创造出来。比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曾经描写了一个美人的形象。如果他只写“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那么，这位“东家之子”的美还是抽象的。只有写了“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这样，“东家之子”的美才具体地显示出来了。这种形象性的描写刻画正得益于直观性的思维。

直观性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活动中，一种最活跃最高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西方的理性思维不同，它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和豁然贯通，它是依据主体对客体的体察来对事物作出判断，是以经验为根据来对相似事物进行类比。譬喻辞格的构建依赖于类比的思维方式，而类比的思维方式就产生于这种传统的直观性思维。《庄子·知北游》中有“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sup>[9]</sup>这是用当时人们眼中速度极快的东西，来比喻时间，用人们熟悉的具象事物来比喻抽象的时间，充分唤起了读者的具象经验和想象，让人们感受到时间的飞逝。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了一个比喻：“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讲抽象的理论，用比喻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解放了思想，促进了改革。这些例子无不反映出汉民族直观性思维的显著特征。

### 三、喻体的选择与独特审美倾向

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积极生活的显现，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愉悦的情感。审美倾向和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倾向。审美倾向具有时代性、

民族性。中国的美学家们在审美理论构建的过程中，总是把自己所直接感受到的大自然现象和事物，进行形象化的附会组合，由此生发出丰富的审美感受。审美活动是一种体验，一种依照自己的直觉所得出的体验。汉民族对审美是一种体验的认识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解。唐代著名的散文家柳宗元提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正反映了此种观点。比喻修辞格喻体的选择正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审美倾向。

构成比喻修辞格的本体和喻体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语辞呈现一种动人的魅力”<sup>[1]</sup>。以喻体的形象特征来加强本体形象的“可感性”，在喻体激发情感活跃、愉悦的过程中，体现比喻修辞的审美性。

比喻修辞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表达需要，从不同审美角度和审美趣味出发，选择喻体，构建既表达明确又具有审美性的比喻句。如汉民族把貌美的女子比作“天仙”或“仙女”，因为在汉民族的审美意识里，“天仙”和“仙女”是最美的。俄罗斯人则用“老鼠”来比喻美丽可爱的少女，而汉民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老鼠身上找到和美丽可爱少女之间存在哪些相似点，因此汉民族不会用“老鼠”比喻少女<sup>[10]</sup>。此外，汉民族用“牡丹”来比喻女子的雍容华贵，用“兰花”来比喻女子的圣洁典雅，用“荷花”来比喻女子“出淤泥而不染”<sup>[11]</sup>。这些比喻中的喻体都融入了汉民族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审美感受。

譬喻可以说是人类语言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修辞格之一。譬喻修辞格往往是以具体形容抽象，它的作用可以化未知为已知，化平淡为生动，化繁复为简约，化深奥为浅显。汉民族的比喻历史悠久，形成了许多比喻的用法和约定俗成的喻体选择的规律，这些和汉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审美倾向分不开的<sup>[12]</sup>。譬喻作为民族语言材料的组成部分，同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既记录了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在它身上也留下了民族文化的深深印记，从而使它拥有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sup>[13]</sup>。

##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1.
- [2] 李小龙, 译注. 墨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
-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
- [4] 陈骥. 文则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
- [5] 康健. 试论汉语比喻的心理基础及文化观照 [J].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1 (1): 97.
- [6] 陈蕾, 陈培蕾. 英汉“颜色词”文化内涵比较 [J]. 中州大学学报, 2005 (1): 71.
- [7] 李宏伟, 孙琦. 汉民族传统文化对汉语比喻修辞格的影响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5): 90.
- [8] 郭彧, 译注. 周易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
- [9] 孙通海, 译注. 庄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
- [10] 聂焱. 论比喻的创造与民族文化 [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5 (3): 118.
- [11] 陈文博. 汉维语比喻的民族特色对比分析 [J]. 语言与翻译, 2007 (2): 9.
- [12] 杨荣祥. 易色修辞格的社会心理依托 [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7 (3): 99-102.
- [13] 朗晓梅. 倒反修辞格的文化精神 [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7 (3): 103-107.

(责任编辑: 王 芳)

##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or Speech Figure

HAN Mei - na

(Teacher's College,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3,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metaphor speech figure of Chinese has distinct ethnic feature and plays a striking role in showing the feature of Chinese. There accumulated the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thinking model and aesthetic tendency of Chinese nation. In this study, in perspective of the selection of metaphorical objects,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metaphor speech figure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social cultural custom, traditional thinking way and unique aesthetic tendency.

**Key words:** metaphor; rhetor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